

亞妙

魏苑芬女士（校務處職員）

亞妙，姓鄭，潮州人，我先生的姑母。亞妙原非鄭氏門宗，甫出生便遭親生父母遺棄，說是命硬破家，不可存養。我先生的祖父母原想要個女兒，便如獲至寶抱歸家去。養至十七歲，擇配了高姓人家，家世人品倒還稱願，可惜婚後一年丈夫病亡，留下遺腹女，早寡的亞妙也不過十八年華。此後幾十年，亞妙並不曾再論婚嫁，一肩擔起全家，開始做做小本生意，後來居然門面闊大，倒也足以奉養婆婆，育養遺腹女，再收養螟蛉子。兒女俱都供書教學，成人後亦由亞妙親擇婿媳，為高家一脈立下了門戶。

五十年代初，眼看內地生意難為，亞妙毅然結業，攜家帶口移居香港。時值戰後，香港謀生不易，兒女要為口奔忙，由亞妙主持家政，孫輩繁衍，幾十年辛苦下來，小輩亦漸次長大。我入鄭門，生兒體弱，其時亞妙已老，腰弓腿曲，力不如前，猶恐我粗手粗腳，瘦損了鄭家苗秧，便將我兒寵養。養不教，母之過，亞妙明白人，三歲允我接回，為慰亞妙掛念，故時時攜兒探望。

亞妙乖女一門極為孝順，只是養子夫婦不知因了哪一段肚腸，漸次生出許多事端，令亞妙疲於排解，難於安養。

亞妙垂垂老矣。但見亞妙神疲氣弱，瘦骨嶙峋，推三委四，直到飲完重孫滿月酒才肯入院檢查，可惜已難施手術。亞妙患腸癌已屆末期，沉疴難起，養子此時反轉了臉口，媳婦更是不來探望，亞妙大半生的心血倒像是付了流水。幸好女兒女婿外孫們每天牀前穿梭探視，照料無微不至，從入院到離世足足半

年長。

亞妙瘦削身形，圓淨臉龐，雙眼皮，大眼炯然有神，薄唇有稜有角，雙顴高闊少肉，個性明顯寫在臉上。舊時女子無才便是德，亞妙不曾讀書，卻精明聰穎，天生稟異，處事極有定見，堅毅剛強。亞妙十八歲死了丈夫，上門求親說聘的不計其數，連亞妙婆婆都多番勸說，年紀輕輕，獨守空房，何苦來哉？不如找個倚傍。又有人說，貞節牌坊早已不是時尚。那亞妙斬釘截鐵，認定的事，任你駟馬三駒，是再無商量，家人見其意決，也就只好成全。

亞妙性格剛烈。且治時期，鬼子到處找花姑娘，有次三個鬼子到亞妙家中大喊大叫，亞妙婆婆躲在樓下，早已嚇至魂魄飛蕩，年輕亞妙匿藏三樓，鬼子搜着以為得寶，亞妙是想也不想，轉背飛身直從三樓陽台跳下，浴血當場，鬼子見事鬧大，趕緊溜走，亞妙奇蹟未死，應了命硬說法，可惜從此落下了腰腿舊傷。

亞妙至老未斂烈性。亞妙乖女生有四男三女，大都乖巧純良，惟小孫女少時調皮搗蛋，每令亞妙神傷。小孫女年近十七，夜行曉宿，讀書不成，做事也是三日打魚兩日曬網。那天傍晚，孫女才從牀上早起，見亞妙盛好了飯菜，不問父母家人，大模斯樣，捧碗就吃，全無教養，亞妙按捺不住，指着孫女數落：「成廿歲人，好命已做人阿媽！現在書不好好讀，事又不好好做，還好意思吃飯！」亞妙乖女模樣兒斯文貴氣，脾性上好，為人慈愛，不解母意，心疼女兒，居然斗膽頂撞：「到底是我的女兒，不讓吃飯，豈不太過分？！」話音未落，只聽「啪」的一響，那時已是別人婆婆的乖女臉面領責，滿屋寂然，亞妙氣衝斗牛怒猶未下，我恰在座中，當場嚇窒，心裏納罕：天下間竟有如此迥然不同的阿女和阿娘。

癌病末期，疼痛異常，未了生活俱難自理，惟亞妙一生好強，臨終前夜，形神俱失，掙扎着攙扶着仍要如常人般起牀方便，痛到極處，只見冷汗淋漓，始終咬牙忍着，絕不肯哼出聲來。見過多少人，病體支離，瀕臨絕地，大多難以自持，如亞妙般一生堅忍，貫徹始終，真是絕無僅有。望着亞妙腹水腫脹，心知永訣不遠，難免傷感，又見亞妙從不流淚，禁不住問：「你怕死嗎？」「怕？怕什麼？」亞妙一臉無懼，「活了八十年，不算短命了，我同醫生說過，如果還可以做手術，即管做，搏搏也好，死了也不怪他，不能做，也就認了命，其實早該死了……」。告訴亞妙，乖女已為其選好安息處所，那裏面對着深圳大鵬灣，居高面海，左鄰右里俱為同聲同氣的香港人，亞妙臉浮微笑，狀甚欣然。病危時，一再捉着我的手，說她疼我，叫我每年無論如何都要去拜祭她，帶些吃的，用的……一點點就夠。亞妙非常人，何敢輕言許諾？應允了，當要今生信守。

亞妙離世十二年餘，每年重陽我都依囑拜望，未敢稍有怠慢，期間爽約一次：我母病重，未能前往。

留此存記，教亞妙其人，不致湮滅遺忘。